

上图：新西兰野猫猎杀鸟类。

内置激光、摄像头与人工智能芯片，通过发出小动物哀嚎的声音来吸引野猫。它可根据动物的体型和步态，精准识别野猫；一旦确认目标，便向 4 米外的野猫喷射 8 毫克剧毒凝胶。猫天性爱干净，舔舐皮毛时便将毒药吞下。开发商称，这套设备在大量测试中能准确区分野猫与本土动物，被视为“新颖、人道且自动化”的工具。

2022 年，Felixer 获澳大利亚联邦批准在全国推广；2023 年 6 月，西澳大利亚州率先宣布在“五年野猫战略”中部署 16 台设备，同时把毒饵投放规模扩大至每年 88 万个。2025 年 11 月，维多利亚州也批准在指定公共土地上使用 Felixer。

无论是新西兰还是澳大利亚，宣布“杀猫计划”后，均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讨论。爱猫群体对政策边界表示担忧，认为目前没有单一可靠特征能完全区分野猫和走失的家猫，无差别清除可能误伤宠物猫。此外，2026 年 7 月，在新西兰北坎特伯雷举办的年度狩猎大赛中，专门设置了“野猫猎杀组”，有 440 只野猫被参与者记录，其中不乏未成年人参赛者。新西兰猫基金会创始人巴特利 – 伯顿（Anne Batley–Burton）对此表示“极度震惊”，认为让孩子从小参与猎杀动物，会逐步消解对生命的同理心。

英国歌手莫里西公开批评澳大利亚的做法，称“这 200 万只野猫就像‘200 万只袖珍版的塞西尔’——那头在津巴布韦被猎人射杀、引发全球愤怒的黑鬃狮王”，并嘲讽其“蠢过头了”。法国影星碧姬·芭铎在致澳大利亚环境部长的信中写道，此举“毫无人性且荒谬至极”，“除了展现残忍无情的一面之外毫无用处，因为活着的野猫还会继续繁衍生息”。

目前，新西兰政府仍在持续收集公众反馈，后续执行细则或将根据实际落地情况进行动态调整。澳大利亚政府则态度强硬。澳大利亚濒危物种保护署专员安德鲁斯表示：“我每晚都睡得很好……我国民众支持这一举措，而他们（反对者）不是澳大利亚人，不知道这里的情况，也没体会过我们所遭遇的物种灭绝危机。”他反复强调，扑杀野猫并非仇恨猫，而是让本土物种得以存续的现实抉择。

猫在两个世纪前随着帆船和定居者的脚步登上这两片土地时，或许没有人预见到它们会成为压垮数十个本土物种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如今，两国政府面对的是一个没有轻松答案的选择题：在一个已经被彻底改写过的生态系统里，保护一部分生命的代价，是否必然包括以某种方式结束另一部分生命？这个问题，不会随着目标时间的临近而自动消解。